

有人转发《走过咖啡屋》这首歌,打开听了,熟悉的旋律把我带回20世纪80年代。这首歌再次被提起,是因为唱它的歌手千百惠离世了。听一首歌,送一个人。以前我误认为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现在再听,仍觉得两人音色均甜美,很是相像。

《走过咖啡屋》的发行时间是1986年,多么遥远的一个年份,那时除了大城市的人,许多人对“咖啡”只闻其名,不知其味,对“咖啡屋”自然就只能存于想象当中了。“芳香的咖啡飘满小屋”,这句

歌词如此平实,但在当年,不知激发了多少人的向往。现代人喝咖啡,究竟是喜欢它的味道呢,还是想体验这个过程?

我忘记了第一次喝咖啡是什么时候,但可以肯定的是,喝的第一杯咖啡,是速溶的。在大厂打工的时候,为了应付会议和困意,一杯杯的速溶咖啡往肚子里灌,也不晓得这黑色的液体起到什么作用。别人都说喝咖啡容易睡不着,但我哪怕半夜喝一杯高浓度黑咖啡,也丝毫不影响倒头就睡,这么多年,对咖啡“免疫”了。

要说多爱喝咖啡,那也不至于。和一些爱抽烟的人一样,喝咖啡更多时候是出于排解——手上得有个东西端着,才不至于那么焦虑。若是有人问,你爱喝咖啡吗?我的答案是,“喝不喝都行”。鲁迅在上海的时候,对咖啡的态度,恐怕也是“都行”二字,他曾经在文章里写道,“我是不喝咖啡的……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但在《鲁迅日记》中,却多次出现喝咖啡的记录,比如1930年2月16日这天他在上海写的日记,就有这句:“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非”。

鲁迅在上海常去的咖啡馆叫“公啡”,位于北四川路与多伦路交界处(今多伦路251号),鲁迅在这里有固定的座位,经常于此会见朋友,这儿成了他的“第二客厅”。他虽然把“不喝咖啡”写进日记里,现实中却时常去咖啡馆。我认为鲁迅并不自相矛盾,他就算在咖啡馆里啜饮着咖啡,恐怕也不是因为喜欢咖

啡的味道,而是把咖啡当成一种社交工具,便于和朋友交流罢了。

有人说,当年“咖啡属于上海,茶属于北平”,这也是一种想当然,以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为例,当年北平的文化沙龙上,咖啡也是“常客”,而且非常讲究,客人所饮咖啡,是金岳霖家厨子按来客喜好的口味调制的。那时候咖啡作为一种饮料,除了“新鲜、时髦”的特征外,也具有一种文化认可的元素在吧。咖啡与茶同在,恰

是中西兼容的象征,以茶杯虚碰咖啡杯,“碰杯者”心中自有默契与快乐。

鲁迅与林徽因喝咖啡的时代隐喻,是多年后喜欢八卦的人猜测出来的。这帮爱猜来猜去的人,无形中继承了咖啡的模棱两可——要论解渴,白开水和茶更符合国人体质;要论社交,咖啡似乎稍胜一筹。现在满大街都是咖啡,咖啡馆远比书店多,但诸多去咖啡馆的人,恐怕有一部分喜欢这一口,有一部分也是为了满足其他需求而去的吧。

在千百惠唱红《走过咖啡屋》的年代,大量没喝过咖啡的少年与青年,耳朵里听到的是“咖啡”,心里想的却是“爱情”,为什么“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揭开了相悦的序幕”?为什么“今天你不再是座上客,我也就恢复了孤独”?在这小小的又神秘无比的屋子里,咖啡的香气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而一个人不再来咖啡屋,怎么着就又导致了另一个人的孤独?这些问题,其实也不必说得那么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吧。

因为当下诸多咖啡品牌线上线下打价格战,几块钱一杯的咖啡,可以随时送到办公室或家里。这样的咖啡喝起来,怎么都觉得缺少点味道,不像是《走过咖啡屋》所传递出来的那种味道,也不是《鲁迅日记》里写过的那种味道。咖啡,终归还是泯然于众多饮料当中。但咖啡屋(现在叫咖啡馆或者咖啡厅)的存在,好像还有比较强的仪式感,每每路过的时候,总忍不住多看一眼。

多看那一眼,也不知道是为了啥,或许就是习惯使然吧。

已许久未听到蝉鸣。

小时候在农村,每当路旁的树上开始传出蝉叫声的时候,炎热的夏天就已经来临。这一支只演奏于盛夏的交响曲,从此鼓乐声声,不绝于耳。

乡村的午时是安静的。一切都被阳光笼罩包围着。邻家屋顶上飘着的袅袅炊烟早已融入湛蓝的天,变成天上朵朵洁白的云,飘飘悠悠,自由散淡。门前屋后,是一畦一畦瓜果蔬菜,苗已泛黄,瓜正搭秧,顶着黄花满身小刺的黄瓜从浓密的叶片间倒垂下来,颜色翠绿,口感鲜嫩。再远处,是一片西瓜地,细长的瓜蔓顺地蜿蜒,一颗颗西瓜半隐半现,躺在碧绿的枝蔓间,阳光点点,照得瓜身黑亮,熠熠闪光。

农家的门窗照旧是大敞着的,院里也一片安静。鸡入棚羊入圈,黑狗伏在门边的阴凉里滋滋喘气,间或传来一两声谁家小孩梦中的哭叫吃语,也被足劲的阳光瞬间晒化,迅速归于乡村的宁静。

门前的小路,空无一人。屋后的水渠里,偷跑出来的一群孩子赤条条在水中嬉戏,你追我赶,在浑黄的渠水中溅起一层层水花和串串笑声。

乡间的午后,照例无风。无风的午后,静听蝉鸣。吱——吱——就这样执着地一声接着一声,宛如一首乡村爱情长歌,无比欢快地挂在每一棵树的树梢。天气越热,叫得越起

夏蝉鸣

李美霞

劲,叫得越清脆。先是一只蝉开始领唱,婉转高亢,接着,就是无数只蝉的齐鸣,整齐划一,经久不衰。你若仔细听,定会听出一种别样的声音,或许是一种喧嚣背后的落寞,或许是一种欢快背后的哀鸣。拨开茂密的树丛,就看见身长40毫米左右的蝉,亮黑色的身体似豆荚一样饱满。绒毛细密淡黄,薄薄的蝉翼在阳光下照射下光亮透明。

已经太久没有享受如此热烈的阳光了。漫长的地下生活,滋养和保护着蝉的幼虫,岁月也被它们隐藏在潮湿的泥土中,孤独沉寂,安之若素。当它们终于随着阳光爬上树梢,脱掉浅黄色的蝉衣,生命从此绽放,爱情终于来临,过程短暂如晨起之露,曲高悠扬,分外煽情。然后在声声鼓噪中,完成爱情的美妙与生命的轮回。

一苗露水一苗草,一层山水一层人。

蝉鸣声中,午睡慵懒的农人摇着蒲扇走出门,男人们在树荫下悠闲地聊着今年的收成,妇女们围坐在一起,扯上几句家常话。调皮的孩子向着天空吹几声口哨,秋风就从山的那一边徐徐地吹过来了。

秋风里,一切似乎又变了模样。一池池碧水绕着一座座房,一缕缕炊烟模糊着一扇扇窗,村舍与青烟相映成趣,庄稼共树木俯仰生姿。当蝉声远去,大地一派丰收的景象,连墙头和房檐都挂满了这一年的厚重与芬芳。

秋风,斜阳。岁月不居,只留取天地之间的一片金黄。

谁还记得如纱一般的蝉翼里,曾经裹藏着怎样的喜怒哀乐;谁又能记得天籁一般的蝉鸣之中,诉说着怎样的生命过往?

我的左腿上,至今留着一道清晰的弹痕,那是当年与侵略者激战,一颗贯穿而过的子弹留下的见证。而这样的“印记”,腰上、手上、腿上,还有很多很多……

我出生于1927年,小学毕业后在天津读初中。在那里,我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百姓的暴行。天津桥多,每座桥的两头都有鬼子兵站岗,旁边还有汉奸助纣为虐。路过的人,无一例外要向鬼子鞠躬行礼。我们年轻气盛的同学不肯低头,便招来鬼子的威胁与谩骂。其中一位学过武术的学长实在压抑不住怒火,猛地冲向一个鬼子,揪住他的领子,一拳将那鬼子打倒在地,同学们也纷纷上前踢打。第二天,桥上果然换了岗哨。我们颇有些得意扬扬,自以为战胜了鬼子。谁知,却被我们的英语老师(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工作者)严肃批评了。他说我们太过鲁莽,救国抗战要讲究策略方法,这样冲动行事,弄不好还会连累无辜百姓遭殃。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共产党才是真正可靠的抗战队伍,参加八路军才是你们正确的选择,而不是拿年轻的生命去冒险。”老师这番不同寻常的肺腑之言,让我们深刻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幼稚。

1942年,在老师的启发教育下,我和另



闲时胡思乱想,觉得还是武松那年岁更随意潇洒。途经某食肆,恰好饭点。但见有人来,店小二早早便迎上前来。客官想吃些什么?有饱肚的只管端上来,问恁多做甚!好嘞。茶水麻溜倒上,赔笑退下。

不多时,切好的牛肉配一二小菜,坛子水酒必不可少。拿一只方形木托盘端着,左躲右闪疾步上得楼来,口里喊道,“酒肉来也……”哪

还要什么菜单?话说光盘行动已进行多年,吃多少点多少,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实则并不简单。摸摸票子,兼顾面子。老人喜欢,小孩好硬。一桌子菜得兼顾色香味俱全,主宾皆欢,方可事半功倍。菜若是点得不好,多花钱事小,关键吃力不讨好。

做酒店管理多年,私以为,女士与小人可多点素菜,甜品收尾;男士多,点菜则需费点心思——无酒不成席,下酒菜开局。点热菜须留意“蒸、煮、炖、炸”,烧法虽并不鲜见,但所费工序与时间迥异,直接影响上菜速度。

进得饭店,多数人往往才刚落座便迫不及待招呼服务员点菜。劝您稍安勿躁。尤其



(版画) 金大鹏

好日脚

王 蓉

去到一家陌生餐厅,落座前不妨先花十几秒钟放眼四顾。左邻右舍的桌子上都摆了些什么菜?貌似随意一瞥,是为观察菜量大小、菜品卖相以及吃剩程度。心中有了“上镜率”,点起菜来便成竹在胸,性价比比然不会差。

倘若恰逢高峰期,食客蜂拥而至,多数桌的菜都没上齐,说明后厨此刻正忙得四脚朝天。何不先点二三冷菜细嚼慢品?那些需长时间烹制的菜,譬如“蒸、酿”一类,少点或干脆不点。服务意识好的店家,培训后方可上岗,点菜的过程中会及时提醒食客适可而止。现实往往事与愿违——你点了一道又一道,服务员默然杵边上只管记。待等菜上齐,堆碟落碗,望而兴叹。哪里吃得完?

我的朋友去吃饭,总习惯要问今日主打菜或特色推荐。小妹一听,喜笑颜开。究其根本,饭店每售出一款特价或主推菜,有提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日复一日,数目相当可观,常常赶超基本工资。此乃业内所共知的秘密,心照不宣。

越是反复推荐的菜品往往越暗藏玄机——几日前进的一批活鱼虾蟹,卖个几天陆续阵亡。若是当日不能将“成菜”(大锅一次性烧出来)彻底清仓,原料放至隔日就变质。

后厨每月有成本控制,丢弃的厨余垃圾会导致直接成本受损,此乃毛利管理的基础前提。办法总比困难多。

常看见酒店门口立了大大的水牌,花式立体字,广而告之“今日招牌特价菜”。常换常新。

有人以为去饭店点家常菜最省钱,以讹传讹。越是家常菜,性价比越低。譬如一道西红柿炒蛋或酸辣土豆丝,动辄十几二十块,大饭店更高,利

外12位同学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从此踏上了革命征程。

我曾三次负伤:第一次伤在左腿,是子弹贯穿伤,幸未伤及骨头。第二次在右腿,是1944年拼刺刀时造成的骨裂,那时我才十八岁。刺刀是冷兵器,那种剧痛钻心刻骨。当时医药资源极其匮乏,我和许多战友一样,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硬生生缝了十二针。第三次伤在腰间,一颗手榴弹在身边

此身曾浴血

周 俊

爆炸,万幸腰间饭包里的干粮饼缓冲了弹片,才避免了更重的伤害。也曾有过死里逃生的幸运时刻。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一颗炸弹在我身边炸响,掀起的厚厚泥土瞬间将我掩埋,我昏死过去足有半小时,醒来后发现竟奇迹般地毫发无损。

最难忘的是1944年农历六月初七,王莽河谷那场惨烈的阻击战。我们事先得到情报,设下伏击圈。战斗打响,双方用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展开了激烈的正面交锋。大约五分钟后,我们的子弹打光了,我

《价格与价值》这本书是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推出《融合分析》后的又一部力作,但好事多磨了三年才面世。

真正推动我临门一脚完成整个翻译的是奠定了6125ing理论制度与资金基础的2024年“924”新政,其中反复强调了狂热的股民容易忽视的投资者保护问题,如果没有脱胎换骨的投资者保护措施落地,再多的股市奇技淫巧也将归于尘土。本书全部译校于万家团聚辞旧迎新的寒假中完成。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84岁总结道,一个作家所写作品的好坏高下,是其经历、阅历、见解与识悟所决定的,唯其诗外功夫扎实而又充分,所以陆放翁的诗词在文学史上得以不朽。

关于股市的基本知识其实很容易掌握,特别是有了Deep Seek之类的人工智能辅助,从原来查尔斯·道自己画K线图到电脑自动生成各种技术分析指标,再到AI根据基本面技术面指令融合分析选股,研究效率极大提高。就我国资本市场目前的状况,投资者最需要的不是各种估值分析方法,而是一个安心安全的“三公”投资生态。

2025年2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厅长杜学毅指出检察机关将坚持零容忍原则,依法加大对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惩处力度。不要认为这些表态与股票投资技巧无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际上只有这些投资者保护措施到位,非ST退市投资者足额赔偿典型案例出现,正常的估值分析、投资策略乃至资产配置才是有意义的。

2025年我用《融合分析》作为教材给本科生开课,希望2026年开始有这部《价格与价值》加入。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译过程虽然艰辛,但团队合作使我们既学到了知识,也增进了友谊,当然,如果书中出现不妥之处,笔者应负有责任。

(本文为《价格与价值》译后记,标题为编者拟)

润空间急速膨胀。故而点菜选中等价位,方为明智之举。

不禁想起一些十分久远的镜头。大学宿舍里有个同学老家赣南,假日里请我们去她老家玩。特意去当地最有名的饭店吃饭。菜点好,同学再三叮嘱,炒菜时不要放辣啊。师傅听得一脸茫然。待菜端

上桌,才刚入口,火辣的感觉在舌尖弥漫翻滚,一时间喉头发痒,涕泗横流。

其实师傅只搁了一星半点平时用做颜色搭配的当地最不辣的绿辣椒。那天他站在厨房门口频频张望,搓着手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菜不放辣,该怎么炒呢?

秋兴二首

刘树人

为赋新诗览大观,并无新景动心澜。黄花红叶依然好,只是荣枯已惯看。

攘攘熙熙壁上观,未成古井有微澜。捡秋不必红尘里,写罢云笺仔细看。



酷的白刃战随即展开。我们跃下河谷就和日本兵绞杀在一起。我在刺倒第二个敌人时,刺刀深深扎入,一时竟拔不出来。就在这危急关头,冷不防一个日本兵从背后将我拦腰抱住,企图将我摔倒。副排长大吼:“小周,低头!”话音未落,他抄起铁锹,狠狠砸向那鬼子的脑袋。紧接着,又有一个日本兵挺刀刺来,我急闪身,刺刀还是扎进了我的大腿,造成了那次骨裂……

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那些带着血与火的伤痕,至今在记忆里翻涌。都说打仗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真熬过来才明白,“一不怕苦”更难。就像那次强行军,六十公里路,从日头西斜走到东方泛白,脚底板的血泡磨破了又结,刚到阵地,枪一响就忘了疼,眼里只有冲锋的方向。还有时候,几天几夜粒米未进,在野地里挖到几块山芋,就是难得的美味。

其实啊,我参军,抱定了以身报国的决心,就没想过能活着回来。

我的念想,简单,也滚烫。

十日谈

亲历抗战

责编:刘 芳

1939年的那个清晨,父亲瞒着祖母,将家中仅有的二亩地换作一匹战马,奔向抗日的洪流。请看明日日本。

益智



序跋精粹